以上爲增城市小樓鎮中三個異質考察點(盤龍古藤、何仙姑家廟，及報德祠) 各自與道教神仙信仰的關係及當中的宗教文化表現之一瞥。綜觀上述三者，雖然在考察性質上大異其趣，甚至風馬牛不相及，但不能否認的是，此三個異質考察點的文化表現所揭示的是一種相同的、以道教信仰爲基調的思想傾向。

增城考察中所見的何仙姑

潘淑華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在這次增城考察中，最引起我的興趣的是八仙之一的何仙姑。《增城縣志》、《嶺南叢述》及《續文獻通考》中均有何仙姑的記載，這些記載在細節上雖略有出入，但故事的骨幹大致相同，都是說何仙姑爲增城人，生於唐朝武則天時代，父親名何泰。何仙姑在夢中得仙人指點，說吃雲母粉(註一)便可來去如飛及長生不死。她對父母透露希望到位於增城東北部的羅浮山(應是爲了學道，因羅浮山爲道教勝地)，父母爲了阻止她便爲她安排婚事。在婚禮的前一晚何仙姑不知所蹤，只在井旁遺下一雙鞋子(記載沒有明言她是否已投井自盡)。其後何仙姑在不同的地方現身，故人們相信她已登仙界。

與這個八仙中唯一的女神仙有關的「遺跡」散佈在增城的不同角落。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們到小樓鎮(位於縣城以北十三公里)參觀何仙姑的家廟及相傳是由何仙姑的腰帶幻化而成的「盤龍古藤」。何仙姑家廟位於仙桂村的後方，廟前空地不多。此廟爲三進式建築物，廟內有仙姑井及仙桃。何仙姑家廟的左邊排列有「三忠廟」(祭祀陸秀夫、張世傑及文天祥)、觀音閣及祭祀黃大仙和太上老君的廟宇，它們互爲相通，筆者也說不清楚它們是否屬同一建築物。當日正有一年約五、六十歲的長者(或導遊)在廟中以一極洪亮的聲線爲遊客介紹何仙姑在抗戰時期的靈驗事蹟。他的解說似乎要爲早在唐朝得道的神靈塗上一層現代意義。我們在廟中購得的一本名爲《何仙姑的故事和傳說》的小書中，看到重修何仙姑家廟的籌款啓事，啓事中指何仙姑因「反抗包辦婚姻而投井升仙，後人便在家鄉建了此廟來紀念她」。而在書中印有的名人題字中，其中一段是說要「學何仙姑勤勞勇敢和反抗封建禮教的無畏精神」。在此想起早上到訪正果鎮的正果寺時，正果寺的一名女負責人說拜神的人會到正果寺，因正果寺的賓公佛較靈驗，但遊覽的人則會到何仙姑廟，因它較得到當局的推廣和宣傳。可惜我們無法印証正果鎮的賓公佛是否真的比小樓鎮的何仙姑靈驗。我們只是感受到寺廟的興替與神靈是男是女，是道是佛已沒有關係，重要的是有沒有人把神靈的故事重新演譯，使其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下仍能「合法」地繼續生存。

在二十八日上午我們參觀亭子崗村(位於縣城以南三公里)的「同文義學」時，在依照村民的指示下又「發現」了義學附近的農田中豎立了一座小小的何仙姑廟，可惜廟旁的農家養有惡犬，我們只能在廟中逗留極短時間。雖說是何仙姑廟，但實際上是與「盤王古廟」(村民說是祭祀盤古)並列。據村口一年約三、四十歲的雜貨店女店主說此廟在過往已存在，但毀壞多時，直到去年才重修。她說此村落的村民多姓何，我們看到豎立在廟前的捐款修廟的名單中捐款者也是以何姓的佔了絕大部分。在這裡，何仙姑與抗戰及抗婚都沾不上邊。她的存在在於她姓何，村民也姓何，何仙姑成爲凝聚何姓村民的地域性神靈。

何仙姑有趣的地方不單在於她在不同情境下所呈現的不同形象及意義。我們在旅程中就曾討論過小小的增城所祭祀的何仙姑爲何能列席於全國性的八仙當中。這個問題牽涉大量的歷史考証，並非此短文可以應付及處理的，希望日後筆者在搜集到有關的資料後能另寫一文作專題討論。

高……[是]主宰天下文教之神，士人多立祠以祀之。」—胡孚琛主編，「梓潼帝君」條，《中華道教大辭典》，頁 1505a。

(註一) 雲母是一種礦石的名稱，在《本草經》、《抱朴子》之〈仙藥〉及《政和證類》之〈本草三・雲母〉均有有關雲母之記載。